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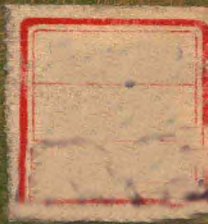
美

塘

序

及

及





養正齋

吳波

中國詩社叢書之一

# 菱塘岸

精裝每冊實價四角  
平裝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 
外埠酌加寄費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汶	吳	者	作	著
社	中	者	行	發
店	生	售	經	總
館	人	者	刷	印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

本書執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證審字第一七二一號

## 謝序

吳文君在學校裏最初研究中國文學，後來又研究新聞學，我不知道他會寫詩。但我認識他的詩，在認識他本人之前。有時我在現代，詩歌月報，詩歌（中華日報附刊）上面看見了署名叫做「汶」的詩，便引起我的注意。後來別的同學告訴我「汶」就是吳文的化名，這時我才知道吳文君是一個新興的詩人。

我爲什麼讀吳文君的詩呢？這是個人的嗜好的關係，在我個人，象徵的，感覺的詩覺得最有滋味。我以爲白話詩必須能夠含蓄，能夠

有尖銳的感覺，然後可以稱爲好詩。就這一點說，這位詩人的將來的進展，我將以驚異的目光凝視。這集子裏的詩，已可說明這位詩人的優柔的感覺。我不怕麻煩，試將每首詩的題材以及詩中以「簡潔」，「音律」，「暗示」，「象徵」，「感覺」見長的句子，引在下面，介紹於讀者。

就題料上，可以分析如左——

含著傷感氣分的：

小墓：是寫小弟妹的殤天，在大哥兒的心頭刻下了初番的傷感。雖然，是過去了二十多年，但每在自感身世仃伶的時候，總會深深記

起當年短時間的伴侶。

歸：流浪人回鄉時之感，似乎四遭都是淒涼的。怪可憐的，卽是三日航程，也自傲是依歸之所。

較社會的：

夜漁：月下的漁港，本是怪美麗的夜景，但生活艱困的漁人，更有何閑情去鑑賞？網子破了，卽是一尾尖刀般的魚，也無福享得；  
    船裏孩子的哭聲，是加緊了生活的壓迫，隔船魚躍的聲，更添得自家的苦悶。

媽在竈間：是在經濟僅得自足的農戶，賣了雞蛋，才得換來一些海

味，小孩子們便以爲這是自己家裏不多有的闊綽，便跟着母親到  
竈間去看烹割。誰知無人生經驗的小孩，便被薑汁的味所刺戟，  
而墮下了眼淚。

情慾的：

七月的瘋狂：這裏是暴露着畸形的，罪惡的都市，舞場正像幽靈的  
地穴，舞女含着蛇蝎般的罪惡，陪伴着骷髏般的舞客，在七月的  
夜深裏加倍地瘋狂了。

珠：是寫一顆皇后佩帶的珠，充滿了淫慾的氣分，它並蘊蓄着亡國  
的罪狀。

妖花：街頭皮肉生涯的女子，整身都顯着惡毒。

娠妊線：是一個生育過度的女子，對着自己腹部的娠妊線，而生着性的煩悶。

內衣香：體臭是會逗起異性的情慾；內衣，就是藏蓄着體臭的所在。  
。如果攜帶着情人的內衣，仔細嗅索着其中的體臭，也會解決性的苦悶。

眷念家室的：

妻的夢：新做的母親，在雪夜感到的孤寂。

夜歸：田園的月夜，飄上婚後夫妻的悲哀。



病了，母親的胸： 母親害了病，一個無人管束的孩子，從暮色沉沉的戶外玩倦了回來，伏在母親的病榻邊，逗起一層薄薄的哀愁。

林檎： 新婚後的贈別。

寫景的：

夜： 在殘夜裏醒來，對着滿庭月色，心境悠然。

曲巷： 夏秋之交的月夜，徘徊在古巷中所見之景。

七月半： 鄉間的七月半，是鬼的季節，人家都爲死了的人唸點餒口

懺；同時，秋疫也會在這時風行，只得燃點着七星燈，作爲辟邪的方法。充滿了恐怖的夜，場園上很少納涼的人了。

辟邪

其餘的，都可歸納爲戀歌了：

麥管： 蠱惑着牧女之戀，但又是這樣羞答答地不能窺見，只飄來迷

惘的幾聲麥管。 贈予：也是牧女之戀，野菊成了珍貴的禮物。

摘桑： 桑婦之戀。

苜蓿： 不可追溯的戀情，一樣的在秋風裏，在籬外，在苜蓿花開的

時候，都空空地失望了。

衣角： 人老了，風情也似乎會在她的衣角凋謝，徒然冷寞地撲散，

毫不帶有戀人的力。

五月： 這個題目，是人所慣用的，但很少用這樣的題材。這裏是表

現着五月裏的戀情。

泊：這裏是海上的夜泊，一顆似弩箭離弦般的心，被緊緊的艙門封鎖着，愆期了的行客本已自怨，何如夜來的風雨，又添了明天艱困的廿里泥路，愁心不禁隨着海潮滋長了。

踏：別的回憶。

他如：

壁畫：也是近乎社會的。是寫破落的人家，即雖是一幅極貴重的古畫，也棄之如敝帚，誰會知道自己的先人曾以拱壁視之？

傾：是寫時代的轉變，以Castro來表出之。

壁五

詩句的優美者，有下列諸句。

簡潔：

青青的蔓草上了斜坡。

沉湎在波流裏，

十年，溫柔地捱過。

路，陷落在麥田中，

麥浪浮泛着黃髮。

冷火，誰家的院落？

音律：

——  
小墓

——  
妻的夢

——  
麥管

——  
曲巷

埋着殤亡的傷感，

青青的蔓草上了斜坡。

——  
} 小墓

如今首蓿也萎謝了，

空空地等候，

籬外的哀愁。

——  
} 首蓿

秋天的歌是這樣輕飄。

——  
} 贈予

秋風，傾斜的塘岸，

竹棚上的扁豆結了花球。

——  
} 菱塘

林檎全詩

暗示：

紙箔燃開短促的花。

花兒開綻在女兒的唇邊。

一尾尖刀般的魚，

躍着，又是輕輕地漏去。（破網）

隔船傳來魚躍的聲。（自怨）

閨宦的夢從宮角裏醒來，

乳色流泛着繁華的淫靡。

拍着衫上的征塵，

——  
} 小墓

——  
} 妻的夢

——  
} 夜漁

——  
} 珠

肩邊添了個裂縫。

酒漏斗掛在一旁作伴。

象徵的新感覺的，所見極多。最喜用嗅覺：

野犬靈捷地伸展嗅覺。

小花狗過來嗅着衣角。

嗅着龍被裏的汗，

狐媚蟲惑成了舍利子。

旋律，女人股間的臭。

噴出藿香丸的味。

——  
} 歸

——  
} 壁畫

——  
} 小墓

——  
} 夜歸

——  
} 珠

——  
} 七月的瘋狂

——  
} 病了，母親的胸

深宮裏永禁了十年的妃子，

嗅着君王遺落了的一方手帕。

無言的，充滿了嗅覺的幽會信，

在犯着對物思色症的眼前展開了。

是神經過敏的毛管，

會嗅着異性歸期。

五月，椰子味的風。

撲來水味花香。

——  
} 內衣香

——  
} 娠妊線

——  
} 五月

——  
} 菱塘



我以至誠的意思，向愛好詩歌的人，介紹這本詩集。
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，謝六逸序於復旦大學主任室。

## 目次

謝序	一
小墓	一
妻的夢	三
夜歸	五
泊	七
麥管	九
夜漁	一一

珠	一四
摘桑	一七
傾	二〇
七月的瘋狂	二三
媽在竈間	二五
曲巷	二七
踏	二九
病了，母親的胸	三一
首蓓	三三

林檎	三五
內衣香	三七
歸	四〇
贈子	四二
七月半	四四
衣角	四六
妖花	四八
夜	五〇
娠妊線	五二

五月	五四
壁畫	五六
菱塘	五八
寫詩小記	六一

## 小墓

埋着殤亡的傷感，

青青的蔓草上了斜坡。

黃土鬆成蟻垤，

紙箔燃開短促的火花。

牧兒吹着昨日的短歌來放牛，

野犬靈捷地伸展嗅覺。

月夜也流動着螢火，

納涼場上早斂了視線。

二十年後的草色青青，

竹伶，我撩起短短人生的死別。

## 妻的夢

滅了燈，玻璃窗外的夜雪，  
妻，無心地抬着睡眼，

沉湎在波流裏，  
十年，溫柔地捱過。

如今，青春已成往昔了，



花兒開綻在女兒的唇邊。

憔悴了，新的母親，

獨自寂寂地怯着春寒。

這樣的夜，玻璃窗上的雪聲，

喁喁切切地該她引入睡鄉了。

## 夜歸

歸來，月下的田舍，

樹影落在緊緊的門邊。

扣了幾下，孩子的哭聲，

小花狗過來嗅着衣角。

涼呀，遲遲，

妻，幽靈般出來開門。

沉沉·昏黃的燈火，

壁下嵌着婚前的照像。

## 泊

浪在船頭發作怨聲，

春夜，又是獨聽着密雨。

艙門封了，靜靜的燈火，

愁心在壁上投着淡影。

起來，細屈指頭，

今番，又是愆期了。

詛咒着，潮溼的春，  
廿里，明天的泥路。

輕輕，又是一陣敲窗，  
海潮，雜着夜來的風雨。

## 麥管

暮暮的風，

誰人吹着麥管？

路，陷落在麥田中，

麥浪浮泛着黃髮。

吹，不斷，悠揚着吹，

乍煖的春光將心兒醉了。

又是一陣青翠的浪，  
紫雲英纏着銀耳鑽。

搖震，遲疑的步伐，  
我幻着八陣圖的迷惘。

## 夜漁

夜，月下的港灣，

妻細數着對岸的漁火。

一點，兩點……蘆叢中，

凝着，黃豆般的螢燐。

靜水，驚裏起銀蛇，



兩人合力地撈起舊網。

一尾尖刀般的魚，

躍着，又是輕輕地漏去。

失望，成爲慣了的事，

幸虧，妻已趕織着新網。

哭了，烏蓬底下的孩子，

妻丟我一人苦守在艙口。

微風，午夜的潮漲了，

隔船傳來魚躍的聲。

珠（註）

嗅着龍被裏的汗，

狐媚蠱惑成了舍利子。

蔽在葡萄葉下的肉，

戀過妖物乳間的溫香。

貼上妃子們的舌，

紅燈下，慾後的眼失神了。

闈宦的夢從宮角裏醒來，

乳色流泛着繁華的淫縈。

蠹蝕般的罪惡，

綻着皇朝崩毀的隱密。

年年的春藥季候，

下意識還爬出強烈的情慾。

註：清慈禧太后愛琥珀避塵二珠，終日佩帶，以避

風塵，以避病魔。今忽傳爲溥唐石霞以九萬五

千元售與美商矣。

## 摘桑

柴門，狗

等着人開。

昏黃了，

葉還未滿筐。

夕

果如，少談，

春天也不會這樣易暮。

孩子，啼了，

鑊裏的飯，在屋外散着焦香。

你急，我却暗喜，

春光正留戀在黃昏。

累了你，該賠你

多攀低些桑枝。



## 傾

果然，畢竟塌頽了，

暴風殺着夜深。

記否，千鶴子慾狂的畫壁，

戶限上的女人足印？

當，漸漸地，在傾；

却還——沉醉，醅酏。

破唇仍滴滿了杯中的血，

狎客貪歡着侍女的心。

春夏……輪迴在頭上，

闌珊了，依稀的香和影。

自然的崩潰，寂寞的象牙塔，

時代指示着它漸漸地傾。

## 七月的瘋狂

窗紗，漲突着大賈的腹，

夜叉的腮邊，

黑色的長蛇吮着明眸的禍水。

年紅，濃烈地抓人，

波動着爬過街頭，

勾成七月的瘋狂。

我敲開妖都第二扇門，

昂奮在衣角吶喊，

邁進接吻市場。

旋律，女人股間的臭，

地版上滾着威士忌的醉意。

棺蓋開後的屍舞。

## 媽在竈間

爹，上街回來了，

滿竹籃的雞蛋，

換成新鮮的海味。

媽，忙了，

竈孔吐着蛇舌般的火。

高低的弟兄們，

攀着竈沿，

凳子墊得高高，

媽，演着純熟的刀法。

飄來薑汁的味，

小弟揩了眼淚，

對着熱鍋裏的蒸氣，

說是要大海蟹的蟹呢。

## 曲巷

滿地流螢，

淒茫的夜，

古牆矮到肩齊。

黃豆般迎來，

冷火，誰家的院落？



曲巷，月展開蛇腹，  
我數着第幾門。

## 踏

月亮跟着我，

踏上田路。

冷落村前的狗吠。

躡着，終仍發着響，

這是鬼怪的路，

白衫被夜風捲上竹籬。

浮出早年的夢，

小橋下的石子死死地

嚙着高尖的鞋跟。

還，對着我的淚，

訴說着後會：

『此去，五年，也許十年……呀！』

病了，母親的胸

沉沉，

灰色的蝙蝠，

帶來戶外的黃昏。

蠟燭心伸長了，

門幃邊燒着爐火，

噴出藿香丸的味。

草簾生了涼，

伏在床沿，

凝視着起伏的單被，

病了，母親的胸。

## 苜蓿

秋風，

籬外的苜蓿，

結了新的哀愁。

吹着蘆管，

輕輕，夢醒後，

窗紙外的微風。

追悔着去了的秋，

童心，淡淡地

在這籬邊騙走。

如今，苜蓿也萎謝了，

空空的等候，

籬外的哀愁。

## 林檎

新婚的別，

伊偷了給我林檎一枝，

永遠地記着相思。

林檎，伴我孤愁，

春深的夜，

淚滴着枯枝。



褪了顏色，

瓣上添上曲譜，

譜邊填着新的詩。

依然寄回到天涯，

教伊，緊守着林檎花開，

花開後，便是歸時。

## 內衣香

人去了，內衣香還酒般地引誘，  
發散在麝鹿的性器。

少婦的戀是鬱茂的，  
成熟而銳敏地撲來。

拍着內衣的兩翅，

腋窩藏着不會凋疲的淫蕩。

不會耗損給別人的貞節，  
保持着天然的情慾。

深宮裏永禁了十年的妃子，  
嗅着君王遺落了的一方手帕。

無言的，充滿了嗅覺的幽會信，

在犯着對物思色症的眼前展開了。

祝願着此後莫浴淨腰間的垢膩，

內衣，永遠交替着相思。

## 歸

悠長，是『去聲』的音波，  
江頭又是九月。

拍着衿上的征塵，  
肩邊添了個裂縫。

悄然，踏進巨船的腹，

航程，可得三日的依歸。

十年，流浪，

寒衣上已發散了鄉愁。

## 贈予

九月的荳棚下，

金色的大甲蟲落滿着。

牧女拖着散披的牛角，

秋天的歌是這樣輕飄。

我擷取初殘的野菊花，

替她斜簪一朵歸去。

告訴她，野菊也是芬芳的，  
秋風不會吹落你的美麗。

莫輕視這薄薄的禮物，  
我也須珍重着自己的贈予。



## 七月半

七月半，

鬼的季節，

門外的七星燈滅了。

緊緊地掩上房門，

苦熱，恐怖地，

浮來白天裏的疫耗。

縮進自己的耳朵，

壁外還在響動，

場園上早收好納涼的攤。

燄口的經懺停了，

深沉，遙遠的夜，

又是一陣婦人的哭夫。

## 衣角

風，掠地掀開衣角，  
踽踽，我細數着風情。

衣角上鑄刻着年華，  
殘了，少女的戀。

淡然，飄着秋空裏的旖，

飛倦了的青春的翅膀。

強挽住零落的溫暖，

衣角上撲來無力的風情。

## 妖花

妖花，

綻着久年的罪戾，

紅袖般招展在街頭。

風，妖淫地蕩來，

舐着燈火叢中的魔腰，

四十年代的夜深。

毒的笑，

在薔薇刺破的傷口，

傾入愛慾一匙。

燃，血在澎湃，

劈開自己鏽了的貞操帶，

放出不可抑制的囚徒。

## 夜

開了眼，滿床黃淡，

屋外的雞啼了。

起來，燈油淺落，

蕊草結著青蠅頭般的花。

微力撥開窗扇，

滿庭月白，

竹竿頭，還飄着姊的黑衫。



## 娠妊線

人魚的腹，

海水繙成了波紋。

重疊着，少婦，

罪惡的年輪。

闌珊的春意，

紅酒泛在大理石的檯面。

是神經過敏的毛管，

會嗅着異性歸期。

夜深，春雨的繁音裏，

憂鬱地，自數着娠妊線。

## 五月

五月，椰子味的風，  
紫色的桐花吹散。

香膏粘住戀情，

夢兒有意無意地飛。

小蝶的翅兒豐滿了；

窗頭飄着小百合的旗。

捲簾，唱一支小唄，

白衣，像羔羊般的柔。

## 壁畫

歷劫干戈後的第宅，  
煙火蒸薰了壁畫。

甲冑奔不出神采，  
西風裏的戰馬瘦了。

堤柳添上蛛絲，

蝸涎篆着銀色的密練。

酒漏斗掛在一旁作伴，

豸犬的醉眼磨滅了畫師的豐功。

也算是焦尾琴幸免爨之厄，

底角上的圖記莫張着血口罵怨。

## 菱塘

秋風，傾斜的塘岸，

竹棚上的扁豆結了花球。

蕩着菱船的槳，

採擷，童年浮幻過的夢。

撲來水味花香，

菱葉間翻過纖纖的手。

低垂鬢髻，停了槳，

船頭迎來割面的蘆葦。

淒迷，似曾相識的，

十年結着的愁心。

涼呀，秋深後的塘水，



菱角刺傷了指頭。

## 寫詩小記

我在一九二五年開始寫詩，那時的内容，完全是繼承着祖父的遺產。

真的，祖父是很會做詩的，在他晚年林下生活中，對我解說古詩，或講述史事，是他最歡喜的工作。所以趙景深先生在我的自畫像集子的序文中說：『作者有詩人的遺傳』。不過，這還是他看了我的淺汀後的推想。

我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的詩，除了紀念自己寫作過程外，實在無什

麼存在的必要。

一九二八的秋，我到白馬湖去唸書，新的山水，給予我不少的誘力，同時王任叔先生便正確地帶我走上文藝的路。不過，那時他只承認我的文字只適合於小品，却絕對不會鼓勵過我寫詩。但我却仍在暗底下繼續我的工作，收在自畫像裏的白馬秋聲之什，却完全是這時寫成，不過，大半又是用散文詩的形式。

一年後，我來到上海，詩的寫作，似乎更使我感到需要，產量也較前爲多。那時受了郭沫若和冰心的影響不少，其間也會學過十四行，以及香干塊的詩型，同時還歡喜用韻。

這樣一年後，我開始到江灣生活，最初的半年，我幾乎將生活都沈入寫詩裏，這或許是間接受了同室靳以君的鼓勵，每每得到一個題材，便不假思索的用詩的形式來表現，小品文就由此和它斷絕了。我更開始寫無韻的，起初我還自己以為是生強的嘗試，及到後來全部拿給趙景深先生看後，他在卷後註着：『我歡喜快些談吧和燈兒熄滅了』，我纔知道無韻詩也是我應走的一條路，原來這裏的一首燈兒熄滅了是無韻的，而且是用極放鬆的手段來表現，幾乎全失去了自己過去細膩的要求。

到江灣後的第二個半年，是一九三一春季，我和菱子同居了，從

此又踏入另一類題材之境，自畫像裏的新綠之什，都在這新婚後寫成的。

此後，我離開學生生活幾至一年，其間很少寫詩，自畫像就結束在這時期。內詩四十首，分爲嚙語，自畫像，新綠，白馬秋聲四什，是從二百來首中選擇出來的。

菱塘岸雖然是接着這個時期，一直至今也有二年多之久，然這個時期中的許多詩，因爲格調的各異，又大半不喜歡收集到這裏，關於吶喊式的都彙到噴冒集裏了，寫實社會的又都彙到急流渡裏去，這裏是被謝六逸先生第一位被稱爲象徵派的新感覺主義一類的。實在，自

己寫這許多詩的時候，也只不過憑自己靈感之所得而已，更何嘗存意用象徵或新感覺的技巧去表現。本來這類的詩，也有五六倍這個份量，但如今是用純主觀的目光來割去了，只許我少數的師友讀到我的集外之集。

在這二年的時間中，環境的劇變，使我受盡了生的痛苦，最初是死了父親，接着自己又做了人家的父親，一個甚至於兩個，同時家園的破碎，光明的幻滅，友情的渙散……一瓣本已軟弱的心，更被蹂躪得不得抬舉；從前在小說裏慣見的中年人的悲哀，如今是正真地加到自己的身上。我便像鏡子般的反映了出來，菱塘岸裏的詩便無異鏡裏

的一切。但也不過是膚淺的人生經驗。

不過我在這裏是會傾注過自己的全生命力，一句詩的靈感，有時會在整天沉鬱或欣歡後才會得之，有時竟會在整天的沉鬱或欣歡中寫之，但寫成後也許更會整天的沉鬱或欣歡去自己細讀着，這樣極端的情緒任憑他自由地滋長，神經是時常陷入啼笑皆非的畸態裏，菱子常在一旁爲我可憐着。

但有時，却不待思索，整整的句子便會像花般的落在衣衿上，只要提筆來綴一下，便是一首無瑕的詩。

如今也算是結束了自己的一個階段，便將它彙成了一集，我也知

道離開了學生生活之後，做人的方法更不會是這樣。真的，做人是一  
年難似一年了，況且爬過了青春線的人，此後的心是會比鉛更重，  
那時，我將另換一個形態出現。

一九三五年，六月。吳汶。



